

吳文節公遺集

第十九冊

興文縣志

卷之四

吳文節公遺集卷六十五

男養原謹編

尺牘

復倪廉訪觀察

展誦別紙惓惓以洋盜腹盜為憂具徵公勤在抱不肯
以事非已責漠然置之也此間洋盜窟穴南北漁山之
外聞尚有東密一處水師將弁何人得力兄既未能知
悉且各營雖有節制之名仍須制軍作主嚴厲文檄已
不啻至再至三恐未必有用也然不敢自寬也如夷燬
營船一百數十餘隻迄今未辦設營中反脣以稽其何
詞以對兄到此第二次發摺即

奏請籌辦頃尚未奉

批回。僥交部議。又難免延宕耳。此洋盜之急欲痛辦而
急切實未能得手之情形也。至腹地陸盜。兄八月二十
四日接印訪知。紹興城內湖州城內八月間均連劫二
次。湖郡並拒殺鄰佑。當將歸安縣參革副將摘頂責令
知府等犯始得將八月二案全行破獲。紹興官較可用
故未叅而設法追逼。亦將八月二案破獲。惟溯查嘉興
湖州二府自二十四年起至現在止搶劫重賊之案各
不下二百餘起。破獲者不過十之一二。居者幾不聊生
行者視為畏途。思之。不覺心悸汗下。然揆其致此之由
在浙實有浙之病。緣嘉湖二屬漕事艱難。年換一官秋

冬間到任即趕忙漕事漕事出門又忙道款道款未了

更忙奏銷及六七月奏銷方竣

亦創聞

則各人已喘氣息

肩思卸事脫身矣年復一年何曾有一日閒及緝捕耶
官不捕盜非盜之難捕亦非此掣彼竄也鄙意此時欲
求捕盜仍須先求吏治在浙言浙已先將嘉湖二屬知
縣絕其年換一官之錮習募得一二候補縣能耐勞苦
者前仁協辦經費藩庫一無所等姑先捐江西餘廉給
之總責成現任各員將從前逸犯一一破獲嗣後新案
日漸肅清為效驗不准以盜從鄰省而來勢難越掣為
詞盜能來官即當能拏必使之不敢來而後已而劣捕
惡窩之近在目前者尤不容推諉其武營亦必須出力

而更難得力鄙意亦責成副叅大員與之言明不得力
即專叅大員彼身家較重或自求設法也若徒叅汎弁
無益也此間現辦如斯亦佛家之所謂漸法也其有無
功效固不可知即應否如斯亦不敢自信故雖已下手
試辦初未敢遽商之立紛也此設法試辦腹盜之情形
也且鄙意謂各辦各家最好各家皆牆宇峻整爪距鋒
鉅則此亦無所竄彼亦無所竄有畛域而無畛域矣所
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若大張旗鼓繁定
章程廣等經費委大員專辦未事先經入

告無論事本應辦無須入

告各藩庫不名一錢那有閒款可籌實缺道將各有所

司不能委候補中又無人可委漫委之亦不過紛帶佐
雜隨員暖輿安舸坐糜地方之供應運氣好獲得一二
起逸犯搶稟報功而已恐虛文多而實際少也此兄拙
鈍之見自忖才識不能開展况初到此間情形究生吾
弟素知我者閱歷亦較勝多多務祈將不是處詳為指
示以便改正期於公事有益兄非護前之人也

復劉玉坡制軍

攻勦漁山盜窟一事弟孟陲三日專函奉商其時尚未
接客臘二十四日手教未知吾兄業已動手業已咨請
寶提軍過浙勦辦嗣二十三日據慶道稟復一切情形
弟以事不宜遲當即分別咨檄迅發並備公牘暨手箋

奉達冰案弟之所以敢於專委慶道辦理者實因浙洋盜劫橫行原應聽候吾兄指示遵辦而弟遂藉口省心取巧卸責撫衷自覺不安是以冒昧施行非敢不顧駭詫甘蹈鹵莽也頃奉誨示詳明不禁瞿然若失撫然心折惟

令箭則已發矣咨檄則既行矣其中委折不得已之苦衷有不敢不為吾兄瀆陳者緣漁山小醜上年曾一再遠勞盡慮而尚未能埽穴擒渠者非竄軍門之不武亦非各鎮將之不力也實以該山地險足恃口外深而口門窄我師船不能深入亦不可深入其時未及雇勇夾攻是以一則空空而返一則僅將其停泊山外劫去之

沙船牽回而已。弟擬此番舉動，必須師船圍攻其外，而
以壯勇登山，搏巢滅穴，方可得手。惟壯勇如一屋散錢，
若無人統帶責成，則亦徒糜金錢而已。是以擬令莊通
辦此而莊通非慶道不能用之。壯勇一切既歸慶道統
理，其間與各鎮水師如何訂期密約，如何分投起伏，必
須打通一氣。若不稍假以權，則營與勇終成搏沙之勢。
至於調度者，非謂其調度提鎮提鎮大臣不獨非慶道
所敢調度，即弟親往亦不敢調度也。現在咨鎮及檄道
之文，均令其會同商辦。其將弁則令該道節制調遣，即
與吾兄檄飭該道察將弁之不用命者，揭參並移各鎮
知照之意相似也。若夫海上船隻一挂蓬，則不能整隊。

弟亦久竊聞之。布置機宜全在事先。弟之欲慶道就近駐劄者。正欲其事先商訂。非欲其揚帆奪幟。指揮咤叱占水師之地。分諸將之功也。慶道之不能操戈執盾。雖陸戰猶不堪況海上乎。弟雖毫無知識。亦不敢愚騃至此。此弟委慶道之本心。恐吾兄未能察悉。用敢覲縷布聞。而該道之曾兩次請

令求試於閣下。則弟固未之知也。現在所懇禱於吾兄者。除善提軍弟本請其在北洋堵捕未。請其會勦定海鎮已。遵奉指示。改赴北洋堵捕。而溫黃二鎮仍求吾兄嚴檄飭令會同慶道。妥商兵勇如何分布。如何合手務期殺賊靖海。萬勿稍存意見。其將弁均聽慶道糾察。慶

道處亦求吾兄嚴檄責令會同兩鎮和衷商辦其將升
之不用命者責令糾察揭叅如此則事體不至鬆勁而
弟之藉叨惠庇者曷有涯涘耶總之此事得仰仗吾兄
之蓋謀碩畫實軍門之威望壯猷此間直可坐享成功
不獨慶道徒事勞勞即弟之盲思警說亦未有一當也
但以職任所繫區區之心不敢偷安自諉要不過如燭
火助明邪許繼聲而已諸惟吾兄提挈而教誨之感何
有極實軍門處弟前曾呈懇其啟節時飛信示知以便
近商一切頃思海上風帆靡常雙鯉恐彼此難達過閩
安時務乞代為道意並致感謝俛到浙後有需餉需勇
之處即文行石浦慶道處商酌取辦可也再弟處止委

慶道一人此外文員即繪圖上稟之象山縣亦未委令幫辦昨由省委令齎

令齎銀赴石浦之候補縣並飭其交代後即來省銷差不准逗遛覲覲此間年來吏習之壞浮夸虛詐弟方深惡而痛絕之力求挽救豈無實大言所能騙誘矻矻拙見差堪告慰垂厪耳

復咸菰園觀察

接奉惠函知有職員周道遵暨鄉民等因興修烏龍碕水道疏通得獲豐收歸功於足下上扁送繳之事足下卻之不能酌量將繳送至神廟將扁收而不懸斟酌頗為得宜而察核來函情詞似與府縣頗有齟齬以此案

周道遵與吳傳鉅等涉訟未結在府縣之意以收受周
造之扁繳吳造必藉口徇情偏袒恐案難結在足下之
意以堅拒不收則當下即拂眾情恐事有不妥而以僕
衡之則所見均似未甚諦當甯郡近年風氣不好紳董
往往藉公事弄錢周造吳造之互訟未必不各挾私心
此時周造之必欲送扁繳於足下者非真感戴足下也
此碑確係徐信軒主令興修足下者非真感戴足下也
縣尚未勘覆其不敢自以為功鄉民豈不知之而府不過
欲藉此一舉做實碑之當修欲打贏官司耳殊不知事
但當問其有益無益即可判其當為不當為修碑而獲
豐收則碑之當修無疑碑當修則周造之打贏官司無
疑即不送扁繳無害其為打贏官司也
向當時若將此語

其局而發其履彼無必有亞然失笑者至吳傳鉅等一造
至伊等致與訟事無涉乃適詞也
當曉以修砌即獲豐收則砌必當修無論其為烏龍砌
為林家牯無論久廢不久廢均之當修則均之不准爭
阻如吳造再行狡強即嚴行究懲至原議砌上房屋不
動微聞現在有拆毀之處令周造或量為賠修或量為
償價則案亦允協矣鄙見如斯未知當否此信不妨與
羅守共閱將來謝斷時即照僕前後大意判斷當即可
了須斬卻一切葛藤但以現在實事判斷方易了結再
僕謂足下斟酌得宜者更有說焉繳既送往神廟扁又
始終不挂在吳造不得藉口徇情案不難結如周造必
欲求挂扁額則告以砌自當修而修砌非我之功我不

敢居功上扁惟汝等遠道送來不便卻而不收耳告以
硃自當妙一語則自然不拂眾情若告以訟事未結我
不便挂扁則是驅之使糾纏求挂扁矣措詞恐不甚得
法然否惟高明察之

復毓星甫觀察

此間忽罹奇災輕齋一項雖尚短些須幸而可以敷衍
過去若再遲十日則所短數萬均無法可施矣今歲春
夏以來雨多天寒春花蠶絲之歉收吾兄所已知也詎
料自閏四月十六至今一月有餘晝夜大雨如注其中
見太陽者不過二三日而此二三日中亦不過半日片
時陽光餘仍陰晦溟濛底水本大加以日添數寸尺餘

之淫潦無處宣洩現在田與江河湖聯成一片田中積
水有至盈丈者省城窪處積水二三尺外州縣無不攔
船入市公廨監獄無不牆圯屋塌而民房之被沖倒浸
倒更不計其數余與同人朝夕步禱靡神不宗痛哭哀
籲迄不能稍回天意頃尚淋漓不止所苦者非三五處
情形然也杭嘉湖紹興五府二十州縣處處同病餘
氣已逾小暑二三十州縣數十萬頃之田粒種不能入
土數百萬生靈之命何以為生縱蠲賑兼施能全活乎
且苦中尤苦者刻下藩庫二十八年奏銷所收不及五
分大半皆上游各屬所解而錢糧最重之嘉湖紹各屬
現在右司拯溺不遑能徵亦能解乎明歲之漕糧顆粒

無運今歲之上下忙大半無徵且姑勿論目前即不得
過去某當食不能下咽中夜徬徨起坐繞室而行不知
天心何以嚴酷如斯書至此兩聲正緊淚與墨俱矣某
罪短叢集宜罰及一身此數百萬百姓何事現某惟求
天速賜一死以稍挽數百萬生靈之命以稍紓
國事足下誼切同舟聞之其何以為情也

復沈小湖侍郎

某供職無狀罪愆叢集召此奇災致苦吾數百萬之赤
子當食不能下咽中夜聞兩聲徬徨起坐繞室而行不
知所措自疚自撾雖即死不足蔽辜接奉訓旨海示周
詳無任初感昨月半後見災象已成即將實在情形飛